



臨軍道聽

蓉塘詩話卷之十五

仁和姜南明叔著



去婦詞

去婦詞者鄱陽董先生士昂之所作也先生名軒為給事中川夷叛奉使軍前使回罹謗得謫後累官至禮部尚書此詞蓋被譴時所作云刺促復刺促出門不敢分明哭憶初痴小嫁君時自謂生死長相隨誰知中道生垂阻棄妾紅顏不如土弓鞋窄小荆棘多掩淚行尋舊時路浮雲天上歸有時君心一失那能回糟糠不忘如再好重磨荆釵與偕老詞有所指也浮雲之語見之矣

書板訛字

朱或可談姚祐元符初為杭州教授堂試諸生出易題
乾為金坤亦為金也蓋福建本書籍刊板舛錯坤為釜
脫二點故姚誤讀作金諸生疑之因上請姚復為臆說
諸生或以誠告姚取官本視之果釜也大慙曰祐買著
福建本升堂有罰一直其不護短如此今福建書坊所
刻經書舛錯特甚而後生往往不能求善本校正承舛
襲訛或騰諸談論或書之簡編大為識者所誦可不慎
哉因讀此而有感焉書之以為學者之戒

積財遺不肖子

唐書列傳盧坦為河南尉時杜黃裳為尹召坦曰某家
子與惡人游破產盡察之坦曰凡居官廉雖大臣無厚
蓄能積財者必剝下以致之如子孫善守是天富不道
之家不若恣其不道以歸於人黃裳驚其言李東谷之
彥云知子莫若父當年少時觀其讀書之利鈍行事之
醇疵即可覘其終身之賢不肖也使其賢耶他日自能
成立何必勞心勞力積財以遺之而損賢者之志也使
其不肖耶他日必致敗壞又何必勞心勞力積財以遺
之而益不肖之過也縱不免儲蓄以為憑藉之計亦豈
可妄求而自取損德之殃世乃有明見其子之不肖猶

挾兔狡而規利逞鼠技以貽謀殊不知一傳而傾覆有不待其父之瞑目而家貲已散而之他矣吁有此豚犬枉作馬牛二公皆名言也達者識之

古詩不忘規戒

古人作詩酬答不忘規戒之意如李陵詩云努力崇明德皓首以爲期蘇武詩云願君崇令德隨時愛景光猶有三百篇之遺響後之作者多不然矣

約觀狀元

宋盧柳南先生有答人約觀狀元小簡云聖天子策天下英豪而賜之官爲首選者既拜命擁出麗正門黃旗

塞道青衫被體馬蹄蹠蹠望霸頭而去觀者雲合呼亦榮矣然予欲爲觀人者乎欲爲人所觀乎若欲爲人所觀則移其所以觀人者觀書觀此簡則知古人之交友也德業相勸過朱相規其益如此

擬晏元獻詩

宋葛常之以其曾伯祖侍郎宮之翩翩燕子朱門靜狼籍梨花小院閑之句對晏元獻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風之句似不侔矣又以其西樓月上簾簾靜後院花開院院香之句擬之不惟不倫而不及遠矣

以醫寓諫

仁宗皇帝嘗問太醫院判蔣用文保和之要對曰在養正氣正氣完邪氣無自而入又問卿醫効率緩何也對曰善治疾者必固本急之恐傷其本聖人所以戒欲速也

仁宗稱善識者以為用文以醫諫

為僧還俗

唐賈島字浪仙初為浮屠居法乾寺號無本後反初服舉進士除遂州長江縣主簿苦吟人號賈長江元陳孚字剛中初祝髮為僧後還俗至元中以布衣獻大一統賦累官禮部郎中台州路治中

國初縉雲伯胡深字仲淵少負大節當元季自晦落髮為僧棲於松源山中時天下大亂深反初服聚兵結寨以保衛鄉里歸附後為

吳王府參軍以死節追贈伯爵又姚少師廣孝初從釋氏稱道演居北平慶壽寺佐

文皇靖內難反初服官太子太師封榮國公加贈少師謚恭靖

先見

元至正十一年春南陽迺易之四明兒子靜俱客京師子靜館于主祭政儼家一日亟告歸參政強留不可復

託易之留之子靜曰今發四十萬人開黃河亂將興矣
不歸何俟後果掘河無功征役難作中原道梗四方繹
騷時子靜已旋得保父母妻子守其先人丘隴衛及鄉
社不罹于外豈非識見之預定哉

兩字尚書

國家之制常朝百司奏事 御前其准行者

上皆以是字允之成化十六七年間 上忽苦舌澁每
云是字甚艱鴻臚卿施純揣知之陰言於近侍云是字
既不便請

上以照例字易之 上得此甚喜問誰為畫此近侍以

純對遂陞禮部侍郎掌鴻臚事未幾陞尚書純字彥厚
順天府東安縣人成化丙戌進士儀觀偉然音吐洪亮
初任戶科給士中以選遷鴻臚少卿不二十年驟擢至
此可謂際遇之隆後加太子少保侍人為之語曰兩字
得尚書何用萬言書

臧否人物

浙臺憲副維揚高宗選銓論今人於人物是非不公臧
否失富者譬之觀戲有觀至關目處或點頭或按節或
感泣此皆知音者彼庸夫孺子環列左右不解也一遇
優之挿科打諢作無耻狀君子方為之羞而彼則莫不

歡笑自得蓋此態固易動人而彼之所好者正在此耳
今之是非不公臧否失當者何以異此以予論之大抵
論人不可於其小廉曲謹微過細失而求之當觀其素
行大節耳其人苟君子歟不可以其一青而遂毀之其
人苟小人歟不可以其一節之善而遂譽之憲副可謂
善於譬喻者矣弘治初在浙後官至都御史

庶吉士

國初庶吉士或在中書省或在文華堂後改置翰林偶
讀梁用之徐孟昭傳云孟昭登洪武乙丑進士第行浙
江道監察御史入為禮科庶吉士日記事侍

上左右 上方屬意天下進士每朝羣臣退獨進士留
被顧問

上未退不得退也由此觀之則洪武中六科亦有庶吉
士不特翰林也

橐泉墓銘

橐泉夢記大略謂沈亞之出長安城過橐泉宿舍邸夢
秦穆公召見以女妻之即弄玉也人猶謂之蕭家公主
不久公主卒亞之作墓銘曰白楊風悲兮石甃髣髴雜
英滿地兮春色煙和朱愁粉瘦兮不生綺羅深深埋玉
兮其恨如何此即唐沈亞之所撰也銘亦清麗可愛

盧相心計

丁晉公謂曰盧相多遜在朝行時將歷代帝王年曆功臣事迹天下州郡圖誌理體事務沿革典故括成一百二十絕詩以備應對由是太祖太宗每所顧問無不知者以至踐清途登鈞席皆此力耳王文正公曾曰太祖皇帝以神武定天下儒學之士初未甚進用及卜郊肆類備法駕乘大輅翰林學士盧多遜攝太僕卿升輅執綏且備顧問上因歎儀物之盛詢政理之要多遜占對詳敏動皆稱旨他日上謂左右曰作宰相須用儒者盧後果大用兆於此然盧有才如是而卒以躁進為趙

普所陷以死孟子曰其為人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天道也則足以殺其軀而已多遜之謂乎

張許文章

唐張巡之守睢陽胡羯方熾城孤勢蹙人困食竭以紙布煮而食之而意自如其謝金吾將軍表曰相峨眉之碧峰預遊西蜀追駮駢於玄圃保壽南山逆賊祿山殺戮黎獻腥膻闕廷臣被圍四十七日凡一千八百餘戰主辱臣死當臣致命之時惡稔罪盈是賊滅亡之日其忠勇如此許遠亦有文其祭靈文為時所稱謂太乙先鋒蚩尤後殿蒼龍持弓白虎捧箭又祭城隍文云殛井

鳩翔老堞龍櫻皆文武雄健志氣不衰真忠烈之事也

武穆名言

宋岳武穆王飛紹興十一年為樞密副使參知政事少
豪飲帝戒之曰卿異時到河朔乃可飲遂絕不飲帝初
為飛營第飛辭曰敵未滅何以家為或問天下何時太
平飛曰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吁此古
今之名言也惜死愛錢者何啻十倍

琵琶

樂器琵琶皆作琵琶字唐書以為近代樂家所作又漢
劉熙釋名枇杷本出於胡中馬上所鼓也推手前曰枇

引手却曰杷象其鼓時因以為名也觀此則舊作枇杷
字後始為枇杷字不特果名也

錢塘懷古

中原無地避腥膻誰向天津問杜鵑司馬不回元祐政
困龍何待靖康年多方誤國終浮海萬死孤臣忍戴天
應是厓山九泉下共將清淚泣澶淵此天台謝方石先
生鐸錢塘懷古之詩也又古田張翠屏先生以寧亦有
一詩云荷花桂子不勝悲江介繁華異昔時天目山來
孤鳳歇海門潮去六龍移賈充誤世終無策庾信哀時
尚有詞莫向中原誇絕景西湖遺恨似西施以寧字志

道洪武間為翰林侍講學士有翠屏集鐸字鳴治弘治
間為禮部侍郎有桃溪集

洪武乙丑度吉士

湯陰伯郭忠襄公資洪武乙丑進士轉翰林度吉士由
是觀之則 國初度吉士在中書省

高皇帝既革中書省乃改在於翰林耳非

文皇始賜名也

塑像非禮

嘉靖庚寅冬大學士張公聰上疏請改正孔子封謚去
塑像人皆不以為然予嘗讀菽園雜記云禹廟在會稽

山下規模弘敞塑像工整所謂空石者相傳為禹葬衣
冠處其石形稍類鍾刻篆已剝落不可辨矣南鎮之廟
亦塑神像則甚無謂嘗語府官當去像留主為合禮意
彼以為自國初以來有之似不可毀嘗思之孔子與諸
賢皆人鬼

高皇初建國學時皆革塑像用木主嶽鎮海瀆不可以
形像求者豈合用塑像耶此必前代舊物洪武初正祀
典 詔下有司無識失於改正耳決非 朝制也菽園
姓陸諱容崑山人弘治初為浙藩叅政由此觀之則先
輩以塑像為非禮蓋有之矣

高皇之詔誠洗千載之陋云

文臣封伯

菽園雜記云 本朝文臣封伯爵者洪武中中書左丞相汪廣洋封忠勤伯弘文館學士劉基封誠意伯正統中兵部尚書王驥封靖遠伯天順中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徐有貞封武功伯鴻臚寺卿楊善封興濟伯成化間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王越封威寧伯廣洋後坐累有貞越不乂革爵謫遠地基善革於身後子孫世祿驥一人而已愚按永樂初兵部尚書茹常封忠誠伯正德末都察院右都御史王守仁封新建伯常終其身

守仁封而旋革之其追封者不止於此如永樂中太子少師姚廣孝追封榮國公宣德末戶部尚書郭資追封湯陰伯正統中工部尚書吳中追封在平伯景泰中戶部尚書金濂追封沐陽伯然皆非生前所授者國初亦有之

封王策命

漢武帝元狩六年立子闳為齊王曰為燕王胥為廣陵王皆賜策各以國土風俗申戒焉其策文史記漢書皆載之宋真文忠公選入文章正宗 本朝吳文恪公取入文章辨體以其文章典雅有三代訓誥之遺意故錄

之以示學者愚常讀三國蜀志昭烈章武元年六月使
司徒許靖立子永為魯王理為梁王賜永策曰小子永
受茲青土朕承天序繼統大業遵脩稽古建爾國家封
于東土奄有龜蒙世為藩輔嗚呼恭朕之詔惟彼魯邦
一變適道風化存焉人之好德世茲懿美王其秉心率
禮綏爾士民是饗是宜其戒之哉賜理策曰小子理朕
統漢序祇順天命遵脩典秩建爾于東為漢藩輔惟彼
梁土畿甸之邦民狎教化易遵以禮往悉乃心懷保黎
庶以永爾國王其敬之哉此二篇不減三王之策而二
公不取故錄之

梅詞

應次遽字正予嗜酒踈曠嘗賞其梅詞云雪意嬌春
臘前粧點春風面粉痕冰片一笑重相見倚竹猥松蘿
道羅浮遠寒更轉楚騷為伴韻遶香篝煖語意細潤不
類其為人詞載宋天台方元善深雪偶談以樂府按之
即點絳唇也

陸叔園云

本朝政體度越前代者甚多其大者數事如前代公主
寡再為擇壻今無之前代中官被寵與朝臣並任有以
功封公侯今中官有寵者賜袍帶有軍功者增其持食

而已前代京尹刺史皆有生殺之權今雖王公不敢擅
殺人前代重臣得自辟任下察今天臣有專權選官之
律前代文廟聖賢皆有塑像 本朝初建國學革去塑
像皆用木主前代嶽鎮海瀆皆有崇名美號今止以山
水本名稱其神郡縣城隍及歷代忠臣烈士後世溢美
之稱俱令革去前代文武官皆得用官妓今挾妓宿娼
有禁甚至罷職不敘

辨水仙

宋楊廷秀万里題千葉水仙花自序云世以水仙為金
盞銀盞蓋單葉者其中真有一酒盞深黃而金色至千

葉水仙其中花片捲皺密感一片之中下輕黃而上淡
白如染一截者與酒盞之狀殊不相似而千葉者乃真
水仙云詩云薤葉芴根兩不差金蕤風味獨清嘉薄揉
肪玉圍金鈿淺染鶯黃剩素紗盞盞元非千葉種平容
要是小蓮花向來山谷相看日知是他家是當家辛稼
軒亦有賀新郎一詞詠水仙花雲卧衣裳冷看蕭然風
前月下水邊幽影羅襪塵生凌波步湯沐煙波萬頃愛
一點嬌黃成暈不記相逢曾解佩但甚多情為我香成
陣待和淚搵殘粉 靈均千古懷沙恨恨當時忽忽忘
把此花題品煙雨淒迷傷憊損翠袂輕輕誰整謾寫入

瑤琴幽憤絃斷招魂無人賦但金盃的樂銀臺潤愁殢
酒又獨醒近直隸寶應貢士陶成字懋學善詩畫以不
輕畫忤當道不得敘用後竟以落魄不拘細行為所連
坐罷退嘗自畫水墨水仙花題絕句於上云此心不愛
牡丹紅托跡梅花樹灑東大神即當霜雪冷也應回首
藉天風有黃太史山谷遺音

太白詩

仙女侍董變成漢殿夜涼吹玉笙曲終却從仙官去萬
戶千門惟月明河漢女玉練顏雲軒往往在人間九霄
有路去無跡裊裊香風生佩環李太白辭也有得於石

刻而無其腔劉無言自倚其聲歌之音極清雅東臯雜
錄又以為危德孺謫均州偶游武當石室極深處有題
比曲崖上未知孰是

一考其言高... 三

逍遙錄

容塘言話卷之十六

仁和姜南明叔著



夏忠靖公大體

永樂二十年雷震 奉天殿下 詔求言言者多云建

都北京非便而主事蕭儀言之尤峻

上怒實之極刑時六科十三道上言者亦以 朝廷不

當輕去金陵建都於燕故有此變

上曰方遷都時朕與大臣密議數月而後行非輕舉也

科道因劾大臣

上御午門樓命言官與大臣對辯於午門前時都御史

一考其言高... 三

陳英等抗言御史給事中白面書生不知大計宜加重
罪日將午

上命中使問大臣與言官對辯是非諸大臣皆置鼻然啐
言言官妄言夏忠靖公元吉獨從容奏曰御史職當言
路給事中朝廷耳目之官况應 詔求言所言皆當臣
等備員大臣不能協贊大議臣等合當有罪中使以公
言入奏

上仍命復出問之公對如初 上悅兩宥之而言官無
一人得罪者或尤公背初議公曰不然 天威嚴重吾
輩歷事久言雖失幸

上憐之若言官得罪所損不小衆始歎服

白翎雀

朔漠之地無他禽鳥惟鴻鴈與白翎雀鴻鴈畏寒秋南
春北白翎雀雖窮冬沍寒亦不易處故元世祖作樂名
曰白翎雀

嶺南八州

南方瘴癘嶺南特甚諺云春循梅新與死為鄰高竇雷
化說著也怕宋章惇惡元城劉先生必欲置之死地而
八州惡地貶歷其七而先生於建中靖國間與蘇東坡
白嶺外同歸固無恙也吁死者有命信哉

本朝不立宰相

高皇帝罷宰相官設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門分理天下庶務朝廷總之

祖訓有之以後子孫做皇帝時並不許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請設立者文武羣臣即時劾奏將犯人凌遲全家處死今大明律文官不許封公侯條內有云其生前出將入相不知何以用入相字

天才人才神才

南部新書謂李白為天才絕白居易為人才絕李賀為神才絕予以為居易樂府諸詩有愛君憂國之意雖其

造語不及白賀而或者目為近淺然猶有得於風騷之旨白賀詩格調雖高古使於成周之世太師不錄也

六籍奴隸

唐劉蕡精於儒術嘗讀文中子忿然而言曰才非殆庶擬上聖述作不亦過乎客曰文中子於六籍如何蕡曰若以人望人文中子於六籍猶奴隸之於良主人也吁蕡可謂豪傑之士有見之言哉

陳通判

陳信字履信杭州人先任大理寺評事轉兵馬指揮陞蘇州府通判在任二年有惠政廉而公直正統十一年

年六十又六乞致仕蘇之富人以重贖追送一毫無所
取而其實家貧郡人杜璠有詩送之云人辭榮祿賦歸
田又却蘇民餽贖錢一任此生貧到骨只留清節與人
傳

推命

術者以干支五行推人命運休咎往往有奇中者自昔
至今如漢之司馬季主魏之管輅唐之李虛中者幾人
哉不可信者千百皆然也就日錄云昔有軍校與趙韓
王同年月日時生若韓王有一大遷除而軍校則有一
大責罰其小小陞轉則軍校微有譴呵此又不知命以

如何取焉又鐵圍山叢談云大觀改元歲復丁亥東都
順天門內有貨粉鄭氏者家頗贍給以正月十五日亥
時生一子歲月日時適與魯公蔡京合其家大喜謂其
必貴時人亦為之傾僇始年十八春末出遊馬忽躍入
波中溺死二事相類如此雖使虛中復生執此以詢之
亦不能判其吉凶二書酷排推命之謬最為有理讀者
當自見之

萊公泉

武陵縣北六十里有萊公泉在甘泉寺舊名甘泉宋寇
萊公準南遷日過此題於東楹曰平仲酌泉經此回望

北闕黯然而去未幾丁謂得罪南謫亦道經於此題於西楹曰謂之酌泉禮佛而去後淳熙中南軒張先生榜曰萊公泉觀萊公之去國猶有忠不忘君之心謂之雖若不以遷謫為意其實勉強也范諷詩云平仲酌泉回北望謂之禮佛向南行煙嵐翠鎖門前路轉使高僧厭寵榮崔嶧詩云二相南行至道初記名留詠在精廬其泉不洗天涯恨留與行人驗覆車

史記呂覽文相似

史記魏世家文侯卜相李克曰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呂氏春

秋云賢主所

人通觀其所禮貴觀其所進富觀其所

所養聽觀其所行止觀其所好習觀其所言窮觀其所不受賤觀其所不為二書所載亦略相似

唐御容

蜀明皇御容院有唐十八帝真像院僧見神堯為高祖即題其次云曾祖太宗祖高宗後宋趙清獻公至院命小吏刮去曾祖祖三字僧之愚鄙有如此可資一捧腹耳

詩可為訓

曾公類死載唐人一詩云學織錦綾功未多亂投機杼

誤拋校莫教織錦行家見。把此文章笑殺他容齋三筆。載衢州白沙渡酒店壁間一詩云一點清油污白衣斑斑駁駁使人疑縱饒洗遍千江水爭似當初不污時二詩可以為初學自修者之訓

楊疑式

五代史唐六臣傳楊涉子疑式謂其父曰大人為唐宰相而國家至此不可謂之無過况手持天子璽綬與人雖保富貴柰千載何蓋辭之涉大駭曰汝滅吾族神色為之不寧者數日疑式有文辭善筆札歷仕梁唐晉漢周以心疾致仕居于洛官太子太保洪容齋謂疑式病

其父失節託于心疾歷五代十二君佯狂不仕亦賢乎哉容齋無乃失於詳考乎

鄙夫惜死

呂布為曹操所擒劉守光為晉王所擒皆乞哀求活而卒不免正德末從寧庶人亂者如潘鵬王綸兵敗被擒時

武宗親征駐蹕南京行獻俘之禮而提督 御營平虜伯江彬在 行宮前鵬綸過之高聲呼冤祈命夫身為何等事而向人乞生耶真鄙夫也

朝沙門

文士傳曰棗據朝沙門干法龍曰今大晉弘廣天下為
家何不全髮膚去袈裟舍故服被綺羅入滄浪濯清波
隨太陽耀春華而獨上違父母之恩下失夫婦之正雖
受布施之名而有乞丐之實乎此言雖戲誠有理也

婦人有見

朱文公稱易安居士李氏詩如兩漢本繼紹三國如綬
旒所以嵇中散至死薄殷周為人不可及予讀晉徐藻
妻陳氏與妹劉氏書有云老莊者絕聖棄智渾齊萬物
等貴賤忘哀樂非經典所貴非名教所取何必輒引以
為喻耶亦可謂有見之言也

贈石季倫詩

嵇延祖紹有贈石季倫崇詩云人生稟五常中相為至
德嗜欲雖不同成生所不識仁者安其身不為外物惑
事故誠多端未若酒之賊內以損性命煩辭傷軌則屢
飲致疲怠清和自否塞陽堅敗楚軍長夜傾宗國詩書
著明戒量體節飲食遠奢彭聃壽虛心處冲默茹芝味
醴泉何為昏酒色其後崇以妾綠珠致禍卒殺其身豈
非昏酒色哉

宋人絕句

白髮傷春又一年間將心事卜金錢梨花瘦盡東風懶

商略平生到杜鵑此吳仲孚傷春絕去也青裙白面閒
挑菜芽舍竹籬初見梅春色隔年無信息一聲啼鳥喚
將來此李邦美題村肆粉壁絕句也二詩皆醞藉可愛

嘲僧歇後語

海鹽天寧寺僧秀雪江頗警慧自負能詩而輕儒紳善
趨附權貴一日戶部李主事以徵糧至海鹽暇日因遊
寺見之訊其能詩稍以禮待去至別縣秀往謁之無接
以詩李方以嚴厲自持見其至甚怒痛加箠楚委頓而
歸有好事者為歇後語榜其寺壁云戶部水府三官天
寧不毒不禿去上七步成詩打出周而復始聞者捧腹

八字題碑

漢孝女曹娥碑其陰題云黃絹幼婦外孫齏臼楊脩讀
之以為絕妙好辭又漢太尉許劭碑其陰題云談馬礪
畢王田數七徐鉉讀之以為許碑重立曹碑在上虞許
碑在宜興

薛能

世之小人往往高自稱許施張矜伐以夸示庸人孺子
言議迂誕前無古人而下視一世之士及就而叩之空
空鄙夫也如唐之薛能其始也則議詆孔明而不為之
然卒至于辱身喪家而債國事孔明果如是乎後村劉

氏曰能自稱舉大過五言云空餘氣長在天子用平人不但自譽其詩又自譽其才然位歷節鎮不為不用矣卒以驕恣陵忽值軍殺身其才安在庸妄如此乃敢輕議諸葛可謂小人之無忌憚者吁世之矜伐者可不鑒此而此抑乎

古人服善

晦菴云南豐過荆襄後山携所作以謁之南豐一見愛之因留款語適欲作一文字事多因託後山為之且授以意後山文思亦澁窮日之力方成僅數百言明日以呈南豐南豐云大略也好只是冗字多不知可謂略刪

動否後山因請改竄南豐就坐取筆抹數處每抹處連一兩行便以授後山凡削去一二百字後山讀之則其意尤完因歎服遂以為法所以後山文字簡潔如此又元史元文敏公明善虞邵菴伯生二人初相得甚驩至京師乃復不能相下董士選之自中臺行省江浙也二人俱送出都門外士選曰伯生以教導為職當早還復初更送我集還明善送至三十里外士選下馬入邸舍中為席出橐中肴酌酒同飲乃舉酒屬明善曰士選以功臣子出入臺省無以補國家惟求得佳士數人為朝廷用之如復初與伯生他日必皆光顯然恐不免為人

搆間復初中原人也仕必當道伯生南人將為復初摧折今為我飲此酒慎勿如是明善受卮酒跪而酬之起立言曰誠如公言無論他日今隙已開矣請公再賜二卮明善終身不敢忘公言乃再飲而別真人吳全節與明善文尤密嘗求明善作文既成明善謂全節曰伯生見吾生必有譏彈吾所欲知成季為我治具招伯生來觀之若已入石則無及矣明日集至明善出其文問何如集曰公能從集言去百有餘字則可傳矣明善泚筆屬集凡刪百二十字而文益精當明善大喜乃驩好如初集每見明經之士亦以明善之言告之蓋二人皆士

選所薦士也若數君子者或善與人同或服善不吝真可為學者之法

代有聞人

歐陽氏司馬氏二氏代有聞人漢歐陽伯和八世為尚書博士唐有歐陽詢歐陽詹宋有歐陽脩元有歐陽玄皆以文學顯司馬氏在漢則太史遷父子園令相如唐則弘文館學士貞宋則太師溫國公光亦皆以文學顯二氏至今科第前後相望未嘗乏人

飛卿詩句

唐溫飛卿有金筵集七卷別集一卷說者病其風花綺

麗或有累其正氣予觀其集中如裴晉公挽歌詞云銘
勒燕山暮碑沉漢水春又云玉璽終無慮金滕竟不開
如此等語於正氣何損

學者當有守

趙忠定公汝愚初登第謁趙彥端德莊德莊故餘于令
因冢焉故與忠定父兄游語之曰謹毋以一魁實曾中
又曰士大夫多為富貴誘壞又曰今日於上前得一二
語獎諭明日於宰相處得一二語褒拂往往喪其所守
者多矣忠定拱手曰謹受教前輩於後進如此予見今
之士有以一第自驕而取終身之僂者多矣不但君相

獎諭褒拂雖說相談命之徒有一言而面譽之則張大
自衒以夸於人有學有守者固不如此學者當戒之

歐陽韶

歐陽韶字子韶永新人性剛介洪武初以賢良方正舉
授監察御史時

高皇帝威斷莫測一日韶侍班

上乘怒欲戮一人同列御史皆莫敢諫韶趨進跪舉手
加額連呼曰陛下不可陛下不可天顏為霽其人
得從輕典韶後引年懇乞致仕歸卒于家

彭文思公讀卷

彭文思公華為詹事時成化壬辰 殿試與讀卷官其
鄉人劉震當為第一文思從兄文憲公時在 內閣避
嫌欲實震二甲文思曰不可舉不避親何嫌之有乃以
震居第二識者於此謂文思有宰相器後果入閣云

自警銘

張懿簡公鵬為理漕都御史時作自警銘書于淮陰行
臺其銘云嗚呼小子淑慎爾止爾公爾庶天必福爾爾
貧爾暴天必禍爾爾肯畏天天肯培爾爾忍欺天天忍
覆爾福善禍淫天實由爾哉培傾覆天不爽爾天維顯
思敢不敬爾度幾夙夜于時保爾書揭座右朝夕警爾

嗚呼小子淑慎爾止

詩諫

孟蜀後主於羅城上多種芙蓉每至秋時四十里皆鋪
錦繡高下相照張立作詩曰四十里城花發時錦囊高
下照坤維雖粧蜀國三秋色難入豳風七月詩及廣政
末朝政亂立又為詩曰去年今日到成都城上芙蓉錦
繡舒今日重來舊游處此花憔悴不如初若立者可謂
能以詩諫者也

風月堂雜識

蓉塘詩話卷之十七

仁和姜南明叔著



秦襄毅公存大體

秦襄毅公紘總督兩廣軍務時因發總兵官安遠侯柳景賊私反為所誣

朝廷命錦衣衛官校逮公至京訊之官校至公治事自若凡兵食軍務檢處既畢然後就道軍容驕從略不少損官校以其大臣重望不敢肆言然憂誣之者以此脅之及度嶺公乃謂官校曰吾今可以就逮矣遂白衣囚首堅請自繫官校雅敬公不肯繫公公曰頃者吾非故

違 朝廷旨不就囚服顧兩廣總制其責任甚重軍民之所承奉蠻夷之所具瞻一旦至此吾一身焉足惜苟囚首就繫正自恐損 朝廷威故優游至此者存大體耳乃就繫而去

鸚鵡詩相似

宋開禧三年十二月史彌遠殺韓侂胄於玉津園有旨錄其家貲高九萬詩云清曉官來錄簿時未曾吹徹玉參差傍人不忍聽鸚鵡猶向金籠喚太師然此詩與郭浩題隴州鸚鵡詩相似建炎筆錄云浩以秦鳳提點刑獄按邊至隴口見一紅一白鸚鵡鳴於樹間問上皇安

否浩詰其因蓋隴州歲貢鸚鵡徽宗置在安妃閣教以詩文及宣和末使人發還本土二鳥猶感恩不忘浩因賦詩云隴口山深草木荒行人到此斷肝腸耳中不忍聽鸚鵡猶在枝頭說上皇九萬詩全出於此吁高爵厚祿如張邦昌劉豫者不如此禽多矣

穢冢

秦檜墓在建康墓上豐碑屹立不鏽一字蓋當時士大夫鄙其為人兼畏物議故不敢作神道碑及子璘滅金回屯軍於檜墓所令軍士糞溺墓上人謂之穢冢赤城新志不載方正學死節

天台方正學先生希直以文學高一世而以經濟自任其盡忠所事可謂烈士夫自古忠臣受禍之慘無與相埒則夫赤城後來之士豈有出其右者哉今赤城新志不載公死節但云歲壬午以翰林侍講卒于官雖尊鄉錄亦不明言其故遂死先生精忠大節人不得其詳意者為其得罪于

長陵而不敢明言其所以得罪之由也然江西有練安子寧者亦死於建文之難後長陵對輔臣曰立賢無方使練子寧今日在此朕固當用之觀此則

長陵亦未嘗追念舊惡也蓋顯忠遂良自是帝王盛德

此唐太宗所以用王魏也長陵聖德不減文皇今泰和尹閣老名臣錄莆田林少叅拾遺錄雖敘及建文死難諸臣而所遺尚多如正學亦不在錄拾遺錄雖有之亦略其事方石謝公為國史官而脩赤城新志乃獨略其鄉邦先哲之行而後生小子讀其書思其人無從考其行事之詳豈不惜哉第恨不獲見方石而質之必有說焉

崔浩評諸葛武侯

北史崔浩評諸葛孔明云亮之相備英雄奮發之時君臣相得而不能與曹氏爭天下委棄荊州退入巴蜀此

策之下者也可與趙侗為偶而以管蕭為匹亞不亦過乎夫孔明伊呂之儔管蕭不足道也浩特以成敗之迹論人謬矣

聶大年

景泰間臨川聶大年用薦起為仁和訓導通詩書二經博涉羣書篤意古文及唐人詩書法李北海潘憲諸公與一時達官顯人過抗者皆禮重之其名傳於遐邇癸酉歲值大比兩廣湖湘山西雲南皆以校文來聘大年以老而廢學就辭以疾兼以詩謝之云名藩較藝遣徵書使者頻煩走傳車老大難遵太行路平生厭食武昌

魚五羊城古仙游遠八桂霜寒木落踈寄與青雲舊短已莫因辭賦薦相如卒就雲南之聘景泰六年徵詣翰林脩史竟以疾卒于京師旅邸初大年嘗言王抑菴冢宰求錢塘戴又進畫十年不得何如移十年求畫之心以求天下之才則野無遺賢矣此言頗聞於抑菴大年病不起以詩投抑菴曰鏡中白髮難饒我湖上青山欲待誰抑菴見詩曰彼欲吾志其墓耳及大年卒抑菴遂為志其墓人以是益知抑菴之德不可及

七夕歌

杜少陵哀江頭元微之連昌宮辭白樂天長恨歌得風

人之遺意如張文潛七夕歌辭淺意藝不作可也

范增塚

范增墓一名亞父塚在徐州城南一里許增項羽謀臣羽以陳平反間疑增增怒願請骸骨歸未至彭城疽發背死葬此元季有曹胡盜發其塚深四十尺許得寶劍虞邵菴諸公皆有詩悼之朱本初一首云戲馬臺前范增塚英雄千載行人竦塚中寶氣騰光芒識寶曹胡心為動築室潛謀二十年一朝鑿井穿其龍奮錘絕深四十尺乃有石盤青龍窈四旁牂牁大十圍各施九十森環拱石穿棺髮甚分明漆光可鑒剛而韋塚之不用揮

金椎白骨儼然金頂踵匣開寶劍露盤龍金玉輝煌氣交擁曹胡致富須臾間棄骨溝中寧愧恐平原無色鼓角悲山鬼夜號川澤涌太守陳公英俊才慨歎豈偷吾所統亟呼五百取群盜械致狴狴見仁勇傷哉亞父天下奇鴻門高會真危機大旗飛起實天意接劍起舞空爾為風雲變化失降隼玉斗一碎山河非如公明義古亦少發憤乃作彭城歸六合茫茫漢疆土厚葬何人誠可嗤君不見驪山牧豎遺燼酷不如王孫裸死良亦足

莊騷左氏司馬遷

文章自六經語孟孟之外惟莊周屈原左氏司馬遷最著

後之學者言理者宗周言性情者宗原言事者宗左氏
司馬遷周之言出於易原出於詩左氏司馬遷出於尚
書春秋皆不能無弊不如六經語孟之純粹也學者擇
焉

六憶詩

東坡六憶詩鄉先輩徐延之謂其風流醞藉曲盡人之
情態其憶行云屏障腰肢出洞房宮花窄地領巾長羅
裙遮定雙鴛小只有金蓮步步香憶書云織玉參差象
管輕蜀箋小研碧窓明袖紗密映嗔郎看學寫鴛鴦字
未成憶飲云綠蟻頻斟不厭多帕羅輕軟襯金荷從教

弄酒春衫浣別有風流上眼波憶歌云一串紅牙碎玉
敲碧雲無力駐春宵也知唱到關情處緩按餘聲眼色
招憶眠云泥嬌成困日初長暫卸紗裙小簟涼漠漠帳
煙籠午枕粉肌生汗白蓮香憶妝云宮樣梳兒翠縷犀
釵梁冰玉刻蛟螭妝成要點雙心字不管蕭郎只畫眉
予師馬鶴窓先生云六憶詩本韓致光三憶詩來致光
云憶眠時春夢困騰騰展轉不能起玉釵垂枕稜憶行
時背手移金雀斂笑謾回頭步轉闌干角憶去時向月
遲遲行強語戲同伴圖郎聞笑聲然致光作香奩是其
本色六憶不載蘇詩全集恐是唐人效韓所為傳者之

誤也先生之言如此以今考之六憶乃王建仲初之作也信為唐詩而非東坡之作焉

銀瓶烈女

銀瓶烈女者宋岳鄂武穆王飛女也古今歌詠其事者甚眾惟王梧溪原吉古樂府銀瓶娘子辭五清劉先生孝娥并銘二篇可誦梧溪辭有引云娘子宋岳鄂王女聞王被收負銀瓶投井死祠今在浙西憲司之左逢感其節孝敬為之辭碧梧月落烏號霜寒泉幽凝金井床綺疏光流大星白夢驚萬里長城亡女郎報父收囹圄匍匐將身贖無所官家聖明如漢主妾心愧死緹媵女

井臨交衢下通海海枯衢遷井不改銀瓶同沉意有在萬歲千春露神采魂今歸來風冷然思陵無樹容啼鵲先王墓木西湖邊五清先生銘有序云浙江按察司址宋武穆岳王之故宅也東南有井王之女痛父冤抱銀瓶而死焉者按察使梁公大用亭覆之榜曰孝娥井于時西蜀劉瑞作之銘曰天柱斃日為月禍忠烈姦擅孽娥叫父冤冤莫雪赴井抱瓶泉化血血如霓澀憤如鐵曹江之娥符爾節噫嘻井可竭名不可滅

戒燒丹詩

林屋山人俞琰玉吾席上腐談云破布衣裳破布裙逢

人更說會燒銀若還果有燒銀術何不燒銀養自身自
徐卿涉世錄載此語戒其季子云世之痴者為藝客所
誤汝等切宜戒之予讀此未嘗不撫卷而歎其為名言
也除州曾訓導縉亦有詩云肯將身後無窮術實得人
間有限錢亦可謂老於世故而不惑者也

箕仙詩

弘治初太京兆于公景瞻自南都謝事歸杭自號南湖
歸叟雅好吟詠一日展先太傅肅愍公之墓邀予師馬
鶴恣先生偕往自湧金門登舟留泊第三橋下公曰予
不到西湖幾二十年山川如故風景不殊子當賦詩吾

為和之時九月中旬也鶴恣遂賦唐律云畫舫秋風湖
上來水涵天碧淨無埃一雙鷓鴣忽飛下千朵芙蓉相
映開鳥似彩鸞窺寶鏡花如仙子步瑤臺風光堪賞還
堪賦其柰江南庾信哀公和云二十年無此客來水仙
當為洗征埃蘇公殘柳千行在王母蟠桃幾度開華表
又添新塚墓粉牆猶繞舊樓臺相逢不飲花應笑子建
何須賦七哀吟畢澆松而還翌日鶴恣復與詩友王雪
村天碧泛湖雪村善召箕仙術每吟詠有窘阻則叩仙
續之仙箕常携以隨鶴恣因請召之云有所叩箕既動
鶴恣問仙何名即書云有事但問問畢告名鶴恣曰有

句云捧瑤觴南國佳人一雙玉手久未有對願仙成之
即書云跌宕寶座西方大佛丈六金身鶴窓與雪村方驚
愕箕運如飛復成一律云此地曾經歌舞來風流回首
即塵埃王孫芳草為誰綠寒食梨花無玉閨郎去排雲
叫閨闔妾今行雨在陽臺衷情訴與遼東鶴松柏西陵
正可哀後書云錢塘蘇小小敬和鶴窓先生疇昔湖橋
首唱已而其寂然不動二先生相顧若失稱歎久之曰
小小真才鬼耶昨賦詩頃冥冥之中已窺而記之矣小
小真才鬼耶予杭士大夫多有能道其事者

留夢炎

宋留夢炎理宗淳祐四年狀元文天祥寶祐四年狀元
陳文龍度宗咸淳四年狀元及宋亡文陳二公皆死節
顯著不負大魁之名夢炎則自咸淳三年為樞密使四
年罷德祐元年六月拜相至十一月棄位而遁二年正
月召之不肯至以為江東西湖南北宣撫大使及元將
唆都陷衢州夢炎遂降以苟活圖富貴有玷名科其視
文陳二公不啻麒麟之於犬羊鳳凰之於燕爵豈可同
日語哉又自號曰忠齋夫士君子立身一敗萬事瓦裂
其不忠甚矣尚誰欺乎元世祖嘗問葉李留夢炎優劣
於趙孟頫孟頫對曰夢炎臣之父執其人重厚篤於自

信好謀而能斷有大臣哭葉季所讀之書臣皆讀之其所知所能臣皆知之能之帝曰汝以夢炎賢於李耶夢炎在宋為狀元位至丞相當賈似道誤國罔上夢炎依阿取容李布衣乃伏闕上書是賢於夢炎也汝以夢炎父友不敢斥言其非可賦詩譏之孟頫賦詩曰狀元曾受宋家恩國破臣強不敢言往事已非那可說且將忠直報皇元帝歎賞焉吁帝雖異裔亦知厭薄夢炎之為人然孟頫之詩實所以自嘲耳

膽大如斗

三國志姜維傳魏將士殺鍾會及維維死時見剖膽如

斗大又山房隨筆載宋崖山破張世傑舟覆而薨翌早獲屍棺斂焚化其膽如斗大而焚不化諸軍感動

有文無行

古今文人往往無行如漢之楊雄劉歆唐之柳宗元呂溫輩皆急於榮利苟圖富貴而不惜名檢如宋張說之為承旨也士之頑鈍無耻者多趨之而富川王質景文吳興沈瀛子壽二人者始在學校俱有聲及同官樞屬時譽籍甚每自相謂以詒說為戒衆皆聞而壯之已而質潛往詒說甫將升堂而瀛已先在焉相視愕然明日縉紳喧傳清議鄙之父皆不安而去瀛有沈子壽文集

質有雪山集雖辭藻可觀所謂士君子之身一敗萬事
瓦裂文不足重矣傳之豈能久耶

杜審言洪景廬自矜

史言杜審言恃才傲世嘗語人曰吾文章當得屈宋作
衙官吾筆當得王羲之北面濱死謂武平一宋之問曰
吾在久壓公等其自矜大率類此又洪景廬居翰死日
嘗入直值制詔晝至自早至晡凡視二十餘草事竟小
步庭間見老叟負暄花陰誰何之云京師人也累世為
院吏今八十餘幼時及識元祐間諸學士今子孫復為
吏故養老於此因言聞今日文書甚多學士必大勞神

也洪喜其言曰今日草二十餘制皆已畢事矣老叟復
頌云學士才思敏捷真不多見洪矜之云蘇學士想亦
不過如此速耳老叟復首肯咨嗟曰蘇學士敏捷亦不
過如此但不曾檢閱書冊耳洪為赧然自恨失言嘗對
客自言如此且云人不可自矜是時使有地縫亦當入
矣夫文人誇誕高自稱許以驚世駭俗自古通病然審
言之詩多佳句景廬之學極該博先儒固且非之近日
學者於遷固之史二王之書李杜之詩平生未嘗經目
每作一文賦一詩或對人朗誦或書之以懸屋壁輒曰
吾文自遷固史中來五筆札法二王吾詩某句如李翰

林某句如杜少陵吁使審言景廬聞此必為之捧腹絕倒矣

九字梅花歌

昨夜西風吹折千林梢渡口小艇滾入沙灘洶野橋古梅獨卧寒屋角踈影橫斜暗上書窓敲半枯半活幾箇擻苦蘊欲開未開數點含香苞縱使畫工奇妙也縮手我愛清香故把新詩嘲此天目山釋明本中峯九字梅花詩也松雪趙文敏公子昂與之為方外交同院學士馮海粟子振甚輕之一日松雪強拉中峯同訪海粟海粟出暇日所為梅花百韻詩者示之中峯一覽走筆亦

成一百首海粟猶未為然復書此詩求和海粟竦然以之致禮而定交焉

四皓子陵

樂菴先生曰西都無三傑則四皓不得高卧東都無寇鄧則子陵不得終隱予以為四皓人品不能逾子房子陵意見不肯為寇鄧

釋氏言心

兩儀之內覆載之間中有一寶祕在形山釋氏指言人心也此語亦好但又云即心見性見性成佛則差矣

張兼素寫懷詩

石州未許許師宗先後君恩感激同身外功名無遠略
古來明哲有高風關山敢厭區馳苦天地從知覆載公
此日扁舟向西去心隨江漢却朝東又云眼見朝廷政
令新小臣何事浪憂民一言雖忤九重聽萬死猶存七
尺身沙上白鷗閑笑我鏡中華髮苦催人十年揚子江
三渡今日何須更問津此張兼素儀真寫懷詩也兼素
名散吉永人登成化壬辰進士任涪州知州清介公明
愛民如子不畏權貴擢後軍都督府經歷時見素林公
俊為主事以忠諫下錦衣衛獄散上章救之亦逮下獄
三原王端毅公時為都御史上疏言二人皆忠亮勸

上納諫旌直以隆治道宜復俊散之職以慰天下之望
疏入

上怒解二人皆謫外補散始得石州尋改師宗州行至
儀真故有是作一時皆傳誦之謂其忠純之意溢于言
表而無怨對缺望之私尋卒于家



東方書局

三

